

只要把所有的罪與錯，全部都歸咎於他人身上，那麼就會得到幸福。
這是女孩在鬼淵唯一學習到的事情。

那一夜突然狂風暴雨，吹倒了鳥居，一定是因為那污穢的崽子出生。

我的農作物不見，一定是貪心的崽子偷走了。
我的看門犬死了，一定是厄運的崽子摸過牠。
我的母親生病了，一定是壞心的崽子詛咒她。

我的不幸，因為都是你。
誕下她的女子如此說道。

一記耳光打在女孩的臉上，如同垃圾般被丟棄，如同大當主當日拋棄她，只因她誕下雙胞胎，
誕下了夜叉的化身。

「為什麼、為什麼你不去死！」面目憎憎的女子死死掐著女孩的脖子，尖銳的指甲刺穿了脆弱的皮膚，滲出如椿那般的紅，女孩無力亦無法反抗，眼睜睜等待絕息之時，女孩的死相很平靜像是睡著一樣。

然而，當女子放開雙手時，女孩咳嗽連連，她無法渡過三途川，只好回到此岸繼續受苦。女子驚了亦怒了，拔下髮釵使長髮披下，怒吼一聲後刺入女孩的喉嚨。

血液如滔滔不盡的江水，沾染污濁荒廢的別室，滲入疊蓆之中，烙下洗滌不去的業。

「大當主、大當主……妾身的父君啊！」女子舉手歡慶，喜極而泣，她狂歡並狂笑，「妾身做到了！妾身殺死孽子了！所以啊、所以啊……」

她垂下肩膀，雙腳無力而坐下，空洞無神的雙目望向傾盆大雨，「請再看妾身一眼，請再叫妾身的名字，回去以前的時光，溫柔地對付妾身……」淚水使她的眼妝化開，混成粉色的淚水滴下。

為了再見到心愛的父君，為了得到父君的愛，她每天都精心打扮，穿上華麗的衣裳，就只求一眼。

可連一眼也得不到。

她心已死去，手執棉布拋過橫樑，將兩端打結，立於茶几上，將棉布套在脖頸上，然後決心一——

「母上！燭來了！」小巫女撐著油紙傘，手挽著包裹便當的布袋，脫下木屐便拉開了拉門，啪嗒啪嗒地在木製的走廊上奔跑，「燭帶了菓子——！」

咣啷——

走入和室前先是懸掛在半空的母親，猶如是晴天坊主，在雨聲中晃啊晃啊，接著才注意到染成一片紅的疊蓆，最後才是尚未氣絕的女孩。

女孩再次從血泊中起身，拔下插在喉上的髮釵，她站起身來抬頭望向女子的死狀，舌頭如大蛇之舌掛在口中，臉色青紫，雙目突出如怨靈，口水與鼻涕流注，非常難看的死狀。

原來人死去是如此簡單的事嗎？女孩如此想著。

只要一條柔軟的棉布就能夠渡河，可是女孩付出她的血、她的皮、她的肉，都換不到通行三途川的資格，就因為她是夜叉的化身嗎？連死去也不被容許。

女孩望向手中的髮釵，以血作為養分的櫻花變得更加艷麗，雖然不是真實的。女孩默默轉過頭望向在和室外的小巫女，受驚的小巫女喊不出話來，淚目汪汪，看著已氣絕的母上，絕望與傷痛寫在她的臉上。

女孩沒有施予安慰，她亦不配，容器沒有與巫女談話的資格，她將櫻花髮釵置於巫女的眼前，拖著持續失血的身軀，離開了。